

老中医经验

韩冰教授运用“相火学说”治疗痤疮的临床经验

赵琳 宋殿荣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 天津, 300150)

摘要 介绍韩冰教授运用“相火学说”治疗痤疮的临床经验, 并举验案 2 则。

关键词 相火学说; 名医经验; @ 韩冰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Han Bing in Treating Acne with the Theory of “Harmonizing Ministerial Fire”

Zhao Lin, Song Dianrong

(Gynecology department,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15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Han Bing in treating acne with the theory of “Harmonizing Ministerial Fire”, and two cases were presented for a detailed explanation.

Key Words Harmonizing ministerial fire;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 @ Han Bing

doi: 10.3969/j.issn.1673-7202.2013.10.026

痤疮是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疾患, 好发于青年男女的面部或胸背部, 以粉刺、丘疹、脓疱、结节、囊肿、瘢痕等为主要损害^[1], 属中医学“肺风粉刺”“酒刺”“粉刺”“面疱”等范畴, 俗称“暗疮”“青春痘”。现代医学认为: 痤疮发病原因复杂, 主要与体内雄性激素水平升高、皮脂腺功能亢进, 皮脂腺毛囊口堵塞, 炎症反应等因素密切相关^[2]。韩冰教授是全国著名的中医妇科专家, 我国第二批名老中医药专家。韩冰教授从医 50 年, 潜心钻研医经, 学术上汇入历代临床大师的精髓, 学验俱丰, 对治疗妇科疑难杂证用药独到。韩教授以中医理论为依据, 从相火论治痤疮, 疗效显著, 现将其经验介绍如下。

1 痤疮的病因病机

痤疮的病因病机最早在《内经》中论及,《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劳汗当风, 寒薄为皴, 郁乃痤。”“汗出见湿, 乃生痤疮。”初步揭示了痤疮的病因病机, 即机体疲劳, 卫气相对亏虚或汗出之后, 毛孔空虚, 风邪、寒邪或湿邪侵入, 相互搏结, 郁滞局部发为痤疮。晋《肘后备急方》:“年少气充, 面生疱疮。”则揭示痤疮的发生与年龄关系密切, 青春期男女肝阳旺, 如春木之升发, 且青春期情绪变化剧烈, 急躁易怒, 怒则气上致使肝气郁结, 郁而化火, 加之面部皮脂腺分泌旺盛皆是发生痤疮的重要病因。《医宗金鉴·肺风粉刺》云:“此证由肺经血热而成。每发于面鼻, 起碎疙瘩, 形如黍屑, 色赤肿痛, 破出白粉汁, 日久皆成白屑, 形如黍米白屑。”《外科正宗·肺风粉刺酒齄鼻》曰:“肺风、粉

刺、酒齄鼻三名同种, 粉刺属肺, 齄鼻属脾, 总皆血热郁滞不散。”上面论述的均是血热为痤疮的成因。传统中医理论多认为痤疮病位在肺, 肺胃积热, 循经上熏于胸面。患者素体阳热, 感受风热之邪, 循肺经上熏于面; 或平素过食辛辣刺激、肥甘厚味之品, 化湿生痰, 湿郁化热蕴结肠胃; 或出于青壮之年, 营血偏热, 血热外壅, 气血瘀滞, 瘀阻肌肤而发病^[3-4]。

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提出“相火学说”, 认为相火“寄于肝肾二部”“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其所恒于动, 皆相火之为也”“肝肾之阴, 悉具相火, 人而同乎天也”。正常之相火属少火, 是人身动气, 在天癸的作用下, 主生长发育及生殖。

韩教授以丹溪“相火学说”为指导, 结合多年临床经验, 总结认为肾阴不足, 相火偏旺是发病的根本, 其标为肺胃积热、血热瘀滞。痤疮的发生多因肝肾不足, 冲任不调, 相火妄动所致。处于青春期或受到情绪刺激或肝经湿热、肝脏疏泄太过、肾阴亏虚致虚火内生, 皆可导致相火妄动, 则少火成壮火、邪火, 夹痰、湿、瘀、浊等病邪上蒸头面, 成痤疮。韩教授提出滋补肝肾, 清热凉血为主要治则, 以知柏地黄丸和银甲丸为基本方辨证施治。

2 治痤疮两法举隅

2.1 降相火, 清泄肺热法 患者面部、胸背部皮肤油腻, 皮疹色红以粉刺、囊肿、瘢痕为主, 舌红苔黄腻、脉滑数。治以清热利湿、祛瘀散结。药物主要有: 知母 10 g, 黄柏 15 g, 鳖甲 20 g, 金银花 20 g, 连翘 10 g, 蒲公

英 50 g, 苦地丁 30 g, 水牛角粉 30 g, 土茯苓 30 g; 佐以功善于治疗皮肤疾患的白鲜皮、地肤子等药。基本方中知母苦甘而寒, 能滋阴润燥“益肾水”而滋肾燥, 行于下则泻相火; 黄柏苦寒坚阴, 功擅泻相火、退虚热。二药配伍既能清除湿热, 又能滋阴, 二药直入下焦, 复可引药下达, 使药力达于病所。金银花、连翘清气血热毒为主, 蒲公英、苦地丁有清热解毒之功, 配合使用, 其清热解毒之力强。

2.2 滋肾阴, 清热化湿法 痤疮主要位于颌下或两侧下颌部, 皮损以脓疮或结节, 伴口渴咽干或潮热盗汗, 在经前症状加重, 舌质红或暗红, 苔薄白, 脉沉数或细数。治以滋肝补肾, 清热活血化瘀, 药用知柏地黄丸加减。知母 10 g, 黄柏 10 g, 女贞子 15 g, 墨旱莲 30 g, 生地黄 30 g, 茯苓 15 g, 泽泻 15 g, 牡丹皮 15 g; 佐以活血祛瘀, 清热化湿的丹参、薏苡仁、赤芍、茵陈, 苦参等药。知柏地黄丸具有滋补肾阴和泻火的作用, 在补肾阴基础上, 既能泻上焦之火又能清利下焦之热。

3 病案举例

例 1: 某, 女, 26 岁, 初诊日期: 2012 年 2 月 10 日。自述 1 年前无诱因面部出现痤疮, 经反复服用中西药效果较差, 始终不愈。查: 面部油腻, 皮疹呈红色, 夹杂少量结节样丘疹, 大便干燥, 舌质红, 苔黄, 脉滑。韩教授以主方: 金银花 20 g, 连翘 10 g, 蒲公英 50 g, 苦地丁 30 g, 知母 10 g, 黄柏 10 g, 生石膏 30 g, 土茯苓 30 g, 炒薏苡仁 30 g, 赤芍 20 g, 牡丹皮 15 g, 水牛角粉 30 g, 白鲜皮 15 g, 地肤子 15 g, 制大黄 15 g。7 剂, 每日 1 剂, 水煎分 2 次服用, 嘱其忌食辛辣刺激性食物。2012 年 2 月 17 日 2 诊: 患者面部皮疹颜色转淡, 近日多梦, 大便通畅, 上方基础上加丹参 30 g, 莲子心 6 g, 7 剂。2012 年 3 月 1 日 3 诊: 面部油腻减少, 皮疹好转显著, 粉刺渐退, 丘疹基本消失, 便调。上方减制大黄, 莲子心, 加黄芩 10 g, 生地黄 30 g, 服用此方 1 个月后复诊, 患者皮疹消失, 少量色素沉着。随访 1 年未复发。

例 2: 某, 女, 21 岁, 初诊日期: 2012 年 4 月 3 日。自月经初潮, 月经量少, 面部痤疮不断, 每于经期前加重, 平素自觉腰酸, 行经时症状较重, 偶有痛经, 自觉口干喜饮水。查: 痤疮满布面部, 尤以颌下部甚多, 呈结节状, 舌暗红, 苔薄白, 脉沉。韩教授以知柏地黄丸化裁: 知母 10 g, 黄柏 15 g, 生地黄 30 g, 山茱萸 10 g, 茯苓 15 g, 牡丹皮 15 g, 白术 15 g, 丹参 30 g, 赤芍 20 g, 茵陈 30 g, 苦参 15 g。7 剂, 每日 1 剂, 水煎分 2 次服用, 嘱其忌食辛辣刺激性食物。2012 年 4 月 11 日 2 诊: 患

者面部皮疹无新增, 腰酸、口干症状减轻, 上方减茵陈 30 g, 苦参 15 g, 7 剂。3 诊: 面部结节样痤疮明显减少。继上方续服 3 个月后复诊, 患者面部疮痕明显, 无痤疮。随访半年未复发。

4 讨论

痤疮是一种反复发作、病程长, 且对患者自尊心造成较大伤害的疾病, 患者对治疗的期望值很高, 不仅要求近期疗效, 同时对远期疗效期望更大。中医学治疗痤疮多从肺、胃风热上越肌肤辨证治疗^[5], 临床虽有一定疗效, 但较易复发, 近代诸多医家不拘泥于传统痤疮的证型, 丰富发展了治疗痤疮的各种方法。中医内治法治疗痤疮, 刘大文等^[6]认为心火亢盛是致面部痤疮的主要病机, 用栀子黄连汤清心经火热以除其热毒。谭金华等^[7]认为, 肝气郁滞, 气郁化火, 上冲颜面, 滋于肌肤而生疮, 选用丹栀逍遥散治疗。魏民^[8]认为痤疮的形成源于上、中、下三焦, 属实证或实中夹虚, 治以清火解毒为主, 兼以消肿散瘀。陈黎红等^[9]认为络热乃痤疮之渐, 其病机乃血热、血瘀及湿热、络热者, 血浊、阳气蓄积而化热。用自拟方太极清络汤治疗络热型痤疮。还有医家运用中医外洗法、针灸等^[10]综合治疗痤疮。韩教授认为肾阴不足, 相火偏旺是发病的根本, 以滋补肝肾兼以清热凉血的原则举方用药治疗此病, 临床反复验证, 疗效满意。

参考文献

- [1] 李秀玉, 王晓静. 近六年来六十首痤疮专用方用药规律探讨[J]. 中医药信息, 2010, 27(2): 36-38.
- [2] 阳正国, 毛得宏. 王辉武治疗痤疮经验[J]. 中医杂志, 2012, 53(10): 830-831.
- [3] 马尊峰. 贾敏名中医治疗痤疮的临床经验[J].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11, 33(2): 8-10.
- [4] 李学文. 清热祛痘汤治疗痤疮的体会[J]. 中国医药导报, 2010, 7(6): 90.
- [5] 王红玉. 痤疮的中医辨治[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12, 19(12): 93-94.
- [6] 刘大文, 钱秋海. 面部痤疮从心论治[J]. 北京中医药, 2008, 27(1): 20-21.
- [7] 谭金华, 唐兴荣. 疏肝解郁法对寻常痤疮患者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07, 25(11): 2325-2327.
- [8] 魏民. 吴鞠通三焦辨证辨析[J]. 光明中医, 2007, 22(1): 7-9.
- [9] 陈黎红, 赵永安. 痤疮的中医辨证与治疗[J]. 陕西中医函授, 1998, (2): 31-32.
- [10] 赵钰, 马斌, 吴云娣, 等. 痤疮患者的中医治疗效果观察[J]. 西南军医, 2010, 12(6): 1083-1084.

(2013-04-15 收稿)